

言情傑作  
長篇說部

# 天 雨 花

第一冊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 標點天雨花序

自古忠奸勢不兩立，忠可容奸，奸必不肯容忠，此定理也！奸每害忠，忠未必克誅奸，奸終遺臭，故當日必操勝利，設忠靈之臣，既能誅奸，又獲流芳，天意以爲未免太便宜，往往斬之。歷代以來，忠被奸害者，指不勝屈。若天雨花所載左維明立志鋤奸，又不受害，自是寓言，安得有此快心事哉？明史方從哲、李嗣冲，其先德清人，後家京師，萬歷進士，累拜禮部尚書，獨相七年，無所匡正。又舉李可灼進紅丸，光宗服之，熹宗立，廷臣連劾，乃遣行人護歸，卒諡文端。方氏爲明代罪人，昭昭若揭，而文端之諡，索解不得，所謂端者，烏在？天雨花一書，情韻纏綿，莊諧雜陳，計謀百出，變幻多端，筆利機靈，誠有雨花之妙。全書共六十回，而一韻到底，洵乎傑作也。楊蓉裳謂南北花夢二書可與蔣氏九種曲並傳，舊署名爲梁溪女子陶貞懷，實係浙江徐致和、太史娛親之作也。老夫子納妾臥雲軒，周帝臣之事，都堪發噱。秀貞若非前身之孽，安得爲一青衣，竟能魚目混珠，使家人都不察覺？妙蓮菴之藏淫尼，紫竹菴之棲妖狐，愚夫愚婦，涉足寺觀者，覽此亦能發一猛省歟？既有紅雲之冒秀貞於前，又有鳳樓之假德貞於後，既有孝貞之奉姑，又有婉貞之悖逆，持正逼死親女，而維明亦欲逼死親生，情形或同或異，相映成趣。以儀貞之豪辯，嫁諸楚卿，德貞之柔弱，配於禮乾，造化弄人，古今一轍。吳紹箕、筆夢清談云：『明英宗復辟，吾湖有大臣某公，忤石亨，致政歸，子壻四人，皆列清要，寓京邸，石黨疾之，購名妓二人，曰巫娥、月妹，故寓其旁，听夕歌舞，四人果墮其計，往來甚密，一夕聚飲於妓所，分填一半兒詞，巫娥詠荷云：『好趁春晴著意栽，亭亭出水映紅腮，綠萍魚躍不知回，晚風催，一半兒含香，一半兒開。』月妹詠月云：『滿目新涼雨乍晴，梧桐葉落夜風輕，一枝斜影小牕橫，月窺人，一半兒雲遮，一半兒明。』酒地天花，禍機潛伏，四人不知也。先是有宋半城者，京師大

賈也，緣案擬辟，公平反之，賈感甚。是時知其謀，乃以重賂結妓寓閨者，密布火種於內外，漏三下，見十餘人持鐵練繩索而來，闖者納之。賈卽使人拋進引火之物，少時烈焰飛騰，賈帥多人毀門而進，擾攘中將四人負出，反之於其寓。賈函告某公，公遂致書於四人，拆之得詞三首云：「只道隔園春色多，誰知好事忽生訛？星橋剛渡正鳴珂，起風波，一半兒繩牽，一半兒鎖。就裏機關君莫參，眼前去處是波瀾，切休誤認好姻緣，命難全，一半兒幾希，一半兒免。錦帳佳人貌似蓮，何須別戀野花妍？高堂望子錦衣旋，再俄延，一半兒充軍，一半兒斬。」四人得詞，遂歸。俞樾茶香室三鈔云：「按此事不知出何書？今有彈詞天雨花者，中有一段全敷衍此事，並宋半城之名，亦見於其書，然事則全別也。」予謂小說皆實有其事，未全虛誣，因有忌諱，故必悠謬其詞，顛之倒之，使人隱約可辨，殊難指。閱小說者，皆可作如是觀，若歷史小說又當別論。

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南匯朱太忙序於上海大達圖書供應社編輯室。

# 天雨花目錄

|      |            |
|------|------------|
| 第一回  | 武曲星樂善村除害   |
| 第二回  | 杜夫人進香逢寇    |
| 第三回  | 美公子巧賺王福姐   |
| 第四回  | 留春園妒婦受辱    |
| 第五回  | 蘇光祖奪產逐嗣子   |
| 第六回  | 左御史金殿掛帥    |
| 第七回  | 左都憲獲驢班師    |
| 第八回  | 魏桂香癡心強專房   |
| 第九回  | 劉天敘惑衆山神廟   |
| 第十回  | 妙蓮菴左公私訪    |
| 第十一回 | 屍棄河中暗訪苦主   |
| 第十二回 | 鳴鸞閣玩月巧結玉釵案 |
| 第十三回 | 奪綉鞋御史戲妻    |
| 第十四回 | 聽術言周氏害親生   |
| 第十五回 | 翻棋局愛卿凌狐寡   |

|            |     |
|------------|-----|
| 左公子留春園遇美   | 一   |
| 賽流星招親被戮    | 二五  |
| 俏鳳兒怒打孫家郎   | 三五  |
| 秋桂軒冤魂索命    | 四五  |
| 左維明鼓琴賺國英   | 六六  |
| 吳駢馬邊關遭擒    | 八九  |
| 老夫人強子納妾    | 一〇三 |
| 左都憲巡按杭州城   | 一一七 |
| 左致德招親衛輝府   | 一三七 |
| 仁和縣潘尼伏法    | 一四八 |
| 首埋園內察拿兇犯   | 一五九 |
| 清江浦治水再誅狐狎妖 | 一七六 |
| 藏香枕誑命誑夫    | 一八八 |
| 解命理左公救姪女   | 二〇二 |
| 遭病魔夫人傳遺命   | 二一七 |

|       |          |
|-------|----------|
| 六回    | 老夫人壽盡歸泉府 |
| 第十七回  | 左御史巧計審張差 |
| 第十八回  | 方中書害人反害己 |
| 第十九回  | 凝春園公子賦詩  |
| 第二十回  | 贈羅帕浪子題詩  |
| 第二十一回 | 拾珠球痴婢害主  |
| 第二十二回 | 赴壽筵暗藏毒酒  |
| 第二十三回 | 赴新任桓公求婚  |
| 第二十四回 | 持正逼死親生女  |
| 第二十五回 | 黃靜英園內遇怪  |
| 第二十六回 | 翁鬍子欺心滅主  |
| 第二十七回 | 維明狹路打蕩子  |
| 第二十八回 | 左維明金殿打奸臣 |
| 第二十九回 | 儀貞宮內刺篡賊  |
| 第三十回  | 奉密詔元戎勤王師 |
| 第三十一回 | 破皇城奸臣伏法  |
| 第三十二回 | 訪幽貞殿上試宮砂 |
| 第三十三回 | 深閨中儀貞用機謀 |

|          |     |
|----------|-----|
| 都御史服滿謁金門 | 一   |
| 方中書事急誅賈妓 | 一四  |
| 周公子將假信作真 | 二九  |
| 臥雲軒周郎借榻  | 四二  |
| 竊綉鞋丫環施計  | 六〇  |
| 着圍棋御史擒賊  | 七三  |
| 扮巾幘負荆請罪  | 八七  |
| 訴衷曲姊妹談心  | 一〇〇 |
| 維明智救黃靜英  | 一一四 |
| 左御史窗前除妖  | 一三〇 |
| 鄭皇親有意逼妾  | 一四六 |
| 持正中途沉愛姬  | 一五八 |
| 鄭磊仙帥府劫佳人 | 一七四 |
| 維明軍前射妖狐  | 一九八 |
| 定民變御史解弟圍 | 二二三 |
| 正王師天啓復位  | 一   |
| 聽密言監中送燭酒 | 一四  |
| 法場上紅雲訴真情 | 三七  |

第三十四回

杜宅說親侍郎無意

左府辭婚公子有情……………五〇

第三十五回

桓公子獨占鰲頭

黃小姐謝媒認父……………七二

第三十六回

嫁女婚男狀元入贅

如魚得水探花完姻……………八四

第三十七回

竊執扇題壁破奸奴

搜金劍更衣斬淫婢……………一〇〇

第三十八回

寫金經笑救東床婿

閉綉闥恨結畫眉郎……………一八

第三十九回

操禁軍怒斬奸宦

觀花燈責打快婿……………一三三

第四十回

賀生辰計服東床

慶元宵恩賞宮娥……………一五二

第四十一回

刺忠臣宮娥受首

轉男身秀貞再生……………一六八

第四十二回

集芳園客魏使巧計

迎鳳樓桓左強招親……………一八四

第四十三回

賭博行說惡婦凌兒媳

游園誨盜左公訓妻女……………二〇六

第四十四回

送福錢宮宴彰德門

征歸帆遇賊漢江心……………二三〇

第四十五回

喬改裝強徒中計

餌奸謀孝貞訴苦……………二四六

第四十六回

玉梅亭閨閣詠詩

留春園佳人設宴……………二六

第四十七回

老虔婆遇辱留春園

左小姐受訓宏道堂……………二二一

第四十八回

老虔婆無理取鬧

左相國有意喬粧……………三三三

第四十九回

惡姑賣媳巧中左公謀

驕女還家苦遵嚴父訓……………四五

第五十回

宋公子扶柩歸里

左丞相憐孤許婚……………五九

第五十一回

左丞相怒毀隆仁祠

金妖道計除館驛亭……………七七

|       |                          |          |     |
|-------|--------------------------|----------|-----|
| 第五十二回 | 魏闢設計害忠良                  | 左公定策誅奸黨  | 九五  |
| 第五十三回 | 五學士設謀賺閣官                 | 假觀音懷恨攝嬌娃 | 一一三 |
| 第五十四回 | 紫紵庵狐妖伏法                  | 靜思堂左公訓女  | 一二七 |
| 第五十五回 | 呆公子窮途賣泥丸                 | 俏郎君設計欺孤寡 | 一三七 |
| 第五十六回 | 王探花搶親行霸                  | 左丞相念死安生  | 一五五 |
| 第五十七回 | 左相用計逼死親生                 | 儀貞仗義暗救胞妹 | 一六八 |
| 第五十八回 | 逼投河左訓女                   | 畫丹青儀貞贖罪  | 一八五 |
| 第五十九回 | 新君登位魏闢伏誅                 | 黃女探母左相提兵 | 二〇〇 |
| 第六十回  | 三軍擒寇盜伏兵夢駭夾城樓五姓返星辰定獄批行東嶽案 |          | 二一三 |

# 天雨花卷一

## 第一回 武曲星樂善村除害 左公子留春園遇美

歷朝興廢言雖盡，這部新詞說大明。自從太祖安天下，東蕩西除定太平。遜國建文傳永樂，洪熙以後十餘君。萬歷天子登龍位，年方十歲治乾坤。賴有首相張居正，獨掌朝綱輔幼君。風調雨順民安樂，海晏河清世界平。詞中却說誰家事，單表襄陽湖廣人。

話說湖北襄陽府有一世家，其人姓左名彞，字守倫。兩榜出身，才兼文武，官爲北直隸總督。祖上屢世簪纓，原係將門，爲湖廣第一巨族。惟一弟名遠，字世侯。兄弟分居，已及數載。單說守倫髮妻蘇氏，乃河南衛輝府人氏，亦係名家之女。夫妻年已四十，艱於生育，膝下無兒。夫人屢勸左公納妾，左彞不從。夫人無奈，每夜焚香告天，願賜一子，以延後嗣。因以驚動日夜遊神，奏之上帝。查得左門世代積德，累仁應降旨冥王，點一善士之魂，與他爲子。遊神奉旨，傳與冥王。又有太白金星啓奏：『今人主萬歷泰昌天啓三朝帝王，有三件大案，這是朦朧且歷代以來紛紛忠佞，凡爲忠良者，皆爲奸邪所害。雖後世有流芳遺臭之名，然在當時實爲不平。臣之愚見，欲帝遣一位星君下世爲臣，一來明此三案，二來做一個忠臣，而兼智士，再不爲奸臣所害，以爲後世忠良做一個榜樣，亦是快人之事。』上帝聞奏：『卿言甚是。朕查上界星官，惟武曲星多謀智足，令其降生人間可也。』金星傳旨來吩咐，星官即便降凡塵。

且說那蘇氏夫人，終歲焚香拜禱，其年已四十二歲。夜來忽夢一瑤星，赤色有光，從天而墜；夫人仰面吞之，

是以受胎。至明年萬曆十一年，歲在甲申，正月十六日，降生一子。於寅時出世，香霧滿庭，夫婦二人不勝之喜，以爲得此一子，萬事足矣，更不望再生了。誰知歇了二年，又復有孕。至萬曆十三年，歲在丙戌，八月十二日子時，又生一子。心滿意足，自不必說。荏苒光陰，長公子年交六歲，取名叫做維明。後來表字居垣，衙中延師，上學二年，五經四書，俱已成誦，遂能下筆成文。左公夫婦視爲掌上明珠。次子六歲，夫人親兄蘇鳳，年逾五十，膝下無兒，因到衙中，看見他次子，十分歡喜，欲要過房。左公與蘇公交厚，遂慨然允諾。夫人再三不肯，長公子亦極力苦諫，奈左公不聽，只得與他領去。

此時膝下只有大公子，早又年交十歲春。生來天性多好武，睿智聰明，氣概英。衙中家將來習武，公子觀之，喜不勝。愛拉硬弓，騎戰馬，刀鎗劍戟，似如珍。一身膂力天生就，只爲雙親愛念深，深防年幼傷筋力，不容習武禁他身。

因此公子心中無奈，常向後園玩耍，使書童等尋些石塊，自練手法，百發百中。雖空中飛鳥，亦能飛石而下。瞞了父母，每日放學，必到後園玩耍一回。其時萬曆二十二年，有黃台吉復寇雁門關，攻打甚急。

代州文武難守禦，表章告急到彤庭。欽差遂卽點人馬，名喚吳忠勇絕倫。克日興師邊塞去，掃淨烽煙享太平。吳忠奉旨難耽擱，提兵十萬到邊城。投下戰書皆齊備，兩軍相對便交兵。

此時北番乃俺答之子，黃台吉襲封父職爲忠順王，自萬曆初年入貢和好。目下只因交易不公，是以重復舉兵入寇。所生一女，名賽三娘，十分美貌，兼能武知兵，更勝其姑三娘於十倍。

他見南朝英偉帥，出馬疆場討戰爭。吳忠披掛親臨陣，貪觀女色不當心。未經數合生擒去，南兵大敗進關門。北兵擒到吳總鎮，投降免死重加恩。願將公主招駙馬，吳公心喜便應承。欣然招贅番公主，次日全師復到城。調領北兵攻甚急，表章雪片到都城。君王驚駭多恐懼，臨朝商議遣能臣。當時轉過徐丞相，萬一能文慣武人。現爲

北直總督身姓左，此人堪以鎮邊庭。神宗准奏，忙傳旨，令其速速起行。旨意到了北直，左公奉詔那容停點齊人馬，多完備，秋涼時分，好行兵。公子聞知來告父，爹爹今日去邊城，孩兒心願隨軍去，不離左右侍嚴親。左公聽了，便笑道：『你今乃是小兒身，年方十二，知甚事？豈可隨軍共我行？母親衙內無人奉，用心書本學堂門。』公子聽了，心不悅，有言難以再開聲。左公作別，登程去，早到邊關，遇北兵。吳忠調領人和馬，主客交兵，兩戰爭，混殺一陣，無勝負，兩下收兵，各轉身。

吳公與公主商量：『南兵不知我地理，來日埋伏奇兵，擒之必矣。』次日，吳忠復來叫戰。南朝主帥提兵出，兩軍相對，分輸贏。吳忠詐敗，忙回馬，要誘高關左總兵。左公年老，無謀略，更兼地理不分明，自投重地，無出路，伏兵四起，竟遭擒。番兵大勝回營去，叱令斬首在轅門。番王憐念是忠義，收屍棺殮，左公身關中飛報朝中去。九重天子夢驚魂。

此時衆文武商議，目今天氣苦寒，非用兵之際，不如重與訂盟，再申和好，且休兵革爲上。天子准奏，遂命兵部尙書王守經前去講和。黃台吉欣然允諾，各自罷兵，遂還左公棺木，守經奉旨鎮邊，在雁門關駐紮。

此時吳忠家屬都拿下，早赴西曹正典刑。左公諡贈爲公爵，御祭三壇，賜萬金。按下此事，且慢表，單說夫人在衙門，自從左公提兵去，朝朝暮暮代憂心。母子二人多不樂，心飛肉跳，不安寧。誰知家將先趕到，報其凶信到家。母子聽得魂不在，放聲大哭，痛傷心。合家老幼俱號哭，禍從天降，數難禁。思量此事如何好？屍身怎得轉鄉城？一衆家將來稟道：『聞得兵部王爺持節行，奉旨說和邊庭去，自然討得主尸身。』夫人流淚開言道：『誰人搬取老爺靈？大爺年幼難出去，我今又是女流身。老爺身喪番營內，知他屍棄那邊？存便叫你等家將去，如何憑信假和真？』公子咬響銀牙齒，殺父之仇如海深。但願吳忠長享壽，留待他年我長成。生擒此賊將仇報，活取其心祭父親。開言說與夫人道：『父親昔日起行程，若肯使兒相隨去，料來未必被他擒。如今事已如此了，待兒親去。』

覓尸身。母親且自來等待，靈柩回來共轉程。夫人便乃回言道：『兒是孩童年幼人，遙遙邊城如何去？費盡心力事不成。』此刻維明雙流淚。『母親但請放寬心。父親尸首遠棄沙漠地，兒今不去依何人？怕山遙并水遠，父仇不報枉爲人。』衆多家將聞言道：『大爺親去正該應。夫人但把心寬放，大爺雖則在年輕，不比等閒兒童輩，自能覓取老爺靈。』夫人聽說無可奈，只得任他出雁門。打疊行裝忙不住，家將傳來二十名八個家童來服侍。次日天明早起身，在路程途休細說，早到邊關一座城。帥府參見王兵部，奉母來覓父屍身。王公見了心悽慘，問言公子幾青春。回言：『小姪年十二。』守經歎息說原因：『令尊却被吳忠害，番人嘉彼有忠心。命人尸首棺來殮，講和已畢送回程。現在寺院來寄放，難得公子算來有孝心，便可急速搬回去。』公子回言感十分。

當時辭別王公，與家將等入寺，看那棺木，却是幾片木板。公子悲傷不已，命家人取銀數百，另買一副厚板，做成外棺。

數日之間都停當，後來辭別姓王人。守經留住來款待，席間取出一書文。『公子如今扶柩去，必轉襄陽一座城。我家也住襄陽府，只有寒荆幼兒身。此信公子來收下，相煩寄到我家門。交正芳小兒來收下。』公子領言稱專呈。酒完作別歸旅店，靈柩將來車載行。公子乘馬依左右，衆人擁護共行程。

家將道：『大爺年輕，如今正是臘月寒天，還是坐車安穩，不宜騎馬。』公子道：『我又非女子坐這車，但爾等速速趨路，不必多言。』原來公子年雖十二，英銳威嚴非等閒，比及衆人，甚是畏懼，並不敢欺幼無知。

當時聽得言如此，衆人不敢再開聲。看看走到日正午，方到一鄉鎮市存。一行歇馬打中火，齊趕鄉村茅店門。喪車停駐店門外，公子來到草堂門。野店無男却是女，走出個白髮蒼蒼老婦人。

見了左公子，問道：『小相公那裏來的？』公子道：『我等自大同府而來，行了半日，要打中火，不知你這鎮市屬何方管下？』婆婆道：『此地名叫樂善村，屬大同管下。多承小相公前來下顧，還是我老身店中供飯，還

是自家起火。」早有總管左書上前說道：「我們數十餘人，你這小店料難供應，我等自買米糧食物，速速安排，臨行算還你柴錢房金便了。」

婆婆聽了答應，是擡頭細細看分明。白布盞巾頭上戴，白布毛邊一直身。上罩合衫元青布，足下藤鞋孝滿身。雖然面帶風雲色，唇若抹珠眼似星。端然坐定非凡像，氣概莊嚴是貴人。婆婆看定開言問，相公今年幾何春。維明答道：「年十二，婆婆聽了暗心驚。徘徊不覺流下淚，一聲歎息欲回身。公子見了心奇異，止住婆婆年老人。」

問對家人道：「看這婆婆如此年老，安能炊爨多人飯食？汝等自去料理，我還有言語問他。」

家人答應稱曉得，大家都去後邊行。公子便問婆婆道：「今年高壽有幾何？店中還有何人在？方纔問了我年紀，婆婆因甚雙流淚？必定心中有苦情。」婆婆聽得他來問：「相公雖則在年輕，說出話言多老到，看來不像小兒身。」

衆家將道：「你不知道我家大爺是總督的公子，只因老爺盡忠身故，特來搬柩回鄉。我大爺年雖十二，文章詩賦，信筆而成，豈等閒可及？」婆婆聽了，吐舌驚奇道：「原來是督爺家的公子，怪道氣品不同。」公子道：「婆婆少說閒話，只說方纔流淚，是甚麼緣故？」

婆婆聽了回言，答：「公子今朝訴聽聞。老身姓徐，孀居婦，今年六十七年庚。只有一子名徐壽，娶了媳婦在家門。這個孫兒名天保，三世單傳止一人。不想去年媳婦身亡後，遺下孤孫十二齡。老身愛之如至寶，他父憐如掌上珍，并無三男并二女，只一個傳宗接代人。」

「不想村中近來出了拐子，聞得專拐人家小兒。去年前村人家，不見了五六個小兒，幾次報官，訪拏不著。今年不想又到我這村中來作鬧了，三日之間，不見了兩家兒女。我那天保孫兒，是前日在鎮上玩耍，忽然就不見了。滿村尋見，不見影響，多分是拐子拐去。今已第三日了，他父親早間去城內報官，還有對門何家一個

女兒年纔十一，昨日在鎮上玩耍，也不見了。如今他家父兄，都出去尋覓，還沒回來。」

『因聽得相公說道年十二，想著了天保孫兒苦十分。不知拐去如何樣，自然不得命殘生！』婆婆說罷悲號哭，兩淚如泉似雨傾。公子聽了方知道，原來是有這般情。

又問婆婆道：『不知那拐子是如何人物，可有人看見否？』婆婆道：『從未有人看見，不見小兒，都在薄暮時候，所以如今人家，都不敢將小兒放去鎮上玩耍。』

公子遂不去再問，婆婆說罷向內行。公子便對家將道：『那曉村中出歹人？我想你等人二十，個個精通武藝，何不此地停兩日，察訪捉拿作惡人。若得與他來除去，也與村中絕禍根。』衆多家將聽此語，開言便叫：『大爺聲，知他拐子何人物，對面相逢認不真。搬柩回去多要緊，如何耽擱在鄉村？算來這等閒事件，大爺不必管他身。』公子聽了無言語，少時來了衆家人，安排飯食多停當，一齊擺在案中存服侍。大爺來用罷，衆人俱各吃完成，便請大爺來上路。公子開言說事因。

『日已過午，能趕多少路程，就在這店中歇了罷。衆人道：『大爺差矣，此時方當下午，還好行三四里，趕着大店，纔好歇多人。這鄉村小店，如何住得？』維明道：『住不下時，便坐也坐了一夜，值甚大事？我今日決不行了，你們要去，只顧先行。』

衆人聽了多奇異，大爺何故這般行。一齊都叫老總管，他上前來稟主人。左書便對公子道：『大爺何事不行程？原因搬運靈柩，到趕程回去始相應。夫人正在懸懸望，如何耽擱在鄉村？小小野店難安歇，數十餘人怎住停。大爺不可來執性，伏求上路快行程。』公子聽了心中怒，開言說與左書聽：『國有王來家有主，去住還常在我心。既然不奉吾言語，何須要奉我行程。不如你等來邊地，誰將靈柩轉家門？況停一日有何礙，那敢此刻趕路程。』左書聽了如此說，忙把笑臉說原因。大爺必要來住下，小的安敢不遵行。

『但不知大爺因何緣故，今日不行。還是身子不快，還是別有他事？』維明道：『你管我做甚，不過愛這鄉村野景，要在此耍一回而已。』

衆人不敢多言語，只見店家徐壽轉回程。婆婆接着忙來問：『報官之後若何能可？曾覓見孫兒否？』徐壽回言說原因：『官差捕役來訪捉，天保從無踪跡形。』婆婆聽了雙流淚，不知拐到那方存。公子便對徐壽道：『我等今朝欲暫停，借爾店房權一宵，來朝重重送房金。』徐壽滿口應承道：『只嫌淺小店房門。』言罷便問娘親道：『此是何來衆客人？』婆婆便乃回道：『他是總督之後搬靈柩一行住紮打中火，誰知便說不行程。』言罷又叫孩兒道：『你說這相公今歲幾何春？他與你天保同年紀，全然不像小兒身。』

徐壽道：『正是不要說不像小兒氣質，比著我們天保，長也長了許多，但是他今住下，我們那有許多房子。』婆婆道：『他曾說過沒處睡時，坐了一夜，我們如今隨他便了。』

二人說罷齊入內，燒茶供應一班人。公子起身來出外，門前站立看行人。聽得徐家母子低聲哭，對門何宅哭高聲。只罵何來廬男子，但哭姣兒那裏存。公子無語心中想，可恨奴才二十人。不肯與我來出力，搜尋拐子救鄉民。我今在此來停住，止望相逢那惡人。蒼天何不從吾願，拐子到來拐我身。若得如我心中願，可與鄉村除禍根。看看立了多一會，一輪紅日又西沉。只見那牧童歸去橫牛背，橫吹短笛轉柴門。農夫荷鋤紛紛走，漁翁收網回家門。晚烟陣陣茅檐起，喚女呼兒不絕聲。都道村中有拐子，大家早早轉家門。紛紛男女都歸宿，維明便對衆人云：『鄉村晚景真堪愛，我今玩耍自遊行。不消你等來隨侍，在我隨心適意行。』衆人聽說吃一驚，一齊都叫：『大爺身。』

難道不見人家呼男喚女，都道村中出了拐子，不敢放小兒在外，如何大爺要獨自一人出去玩耍，不使小的們跟隨左右？萬一有甚差池，小的們那裏擔得起這樣干係？公子笑道：『有甚干係？難道怕我被拐子拐？』

了去麼？若得如此，便是那拐子造化了。」

衆人又復開言道：『大爺若要去遊行，小的們跟了同行去，大爺不可自行程。當初親奉夫人命，一路維持讓主人怎可暫時離左右？倘有差池事不輕。公子一身非小可，事關重大一家門，還當自重休輕忽，斷然不可獨身行。』公子聽了又笑道：『此等言詞謬十分。』

『我不過要向樹林中用飛石打幾個鳥兒玩耍，是以恐怕人多，飛鳥遠避，不敢投林，故此要獨行前去。安見得便遇拐子？你等出不吉之言，難道那拐子日日出來拐騙小兒不成？既然如此，著如琴若段隨我前去便了。你等只在門前等候，我去即刻便來。』衆人聽了，無可奈何，只因公子從來性情古怪，但那如琴年十二歲，若段年十二歲，老總管對兩個說道：『你們小心跟隨大爺，不要遠行；若有甚事立刻飛身通報。』二人答應，便跟了公子徐步鄉村，一路低頭拾取石塊藏在懷中，漸行漸遠，早到了鎮上，原來是一片荒場，兩傍樹木，但見紛紛宿鳥投林上，鄉村入暮少行人，按下公子場上事，題起村中作惡人。

却說那拐子姓張，名豹，原是山東人氏。妻子童氏，曾遇妖人傳他異術，拐騙小兒有一種迷藥，藏在指甲之內。若遇小兒向他對面一彈，那小兒眼中便換了世界，看那左邊是火，右邊是水，只有當中一條大路，後則呼呼風響，又如猛虎追來。那拐子在前面行走，小兒自在後面跟隨，來到拐子家中，其法可解。你道拐子家中作何用度？原來那張豹還有一個異方，將小兒拐到，善知人身穴道，去他背後，不知如何一拍，那孩子口中便吐出茶鍾大小一塊血餅。你道從何而來？是他未生之初，父精母血凝結在胎的一點先天根本，他收得此血，每用三男三女，配成坎離之象，再用他藥修製成功，每一料止得彈子大兩丸，名爲既濟金丹，專治一切虛勞怯症，雖垂死者服之立時即起。有人要買，必索數十金，方與一丸。正是百發百中，那吐血孩子自去了此物，便日漸黃瘦，再也活不到三年身死。他却帶到遠鄉異地，賣與人爲奴爲婢。夫妻兩個一生靠此，慣在江湖遊蕩，居

止不定；若到一處，便尋個幽僻山林，結下一間茅屋棲身。拐得數個小兒，製成一料金丹，又到別處去了。因此官差無處訪捉。近來到樂善村來，離村五里有荒山一座，張豹在山中結下草屋，却到村中來拐了一男一女，不穀金丹之數。

此日又進村中地荒涼場上往來行。正逢來了左公子，張豹將身隱樹林。細看此子生得好，不像鄉下小戶人。約來十二三年紀，滿身都是孝衣衫，還有兩童年相仿，足見今朝造化深。拐這三個孩兒去，又是金丹一粒成。且說維明立在荒場上，徘徊觀望自思尋。怎能此刻遇拐子，不枉吾心出至誠。今朝不得逢他面，來日登程上路行。不把禍根來除去，此情牽係怎安心。正當無語思量處，如琴便叫大爺身。看看天色多昏暗，請大爺同入店中存。公子聽說同步轉，張豹慌忙出樹林。對了三人施拐法，一彈指甲就迷人。三人舉目來一看，眼前光景好驚人。左邊烈火冲霄漢，右邊大水浪滾滾。止有當中一條路，一人慢走在前行。腦後又聽風聲急，猛虎追來跟殺人。如琴若段魂不在，跟定前人亡命奔。維明一見心思想，好好方纔平地行。那有水火分左右，何來猛虎後邊跟。莫非拐子施迷法，今日來拐我三人。

前面走的，必然是了，特我爲望他來拐，方纔到此；誰知天從人願，果然來了！

我但放膽跟他去，看他拐到那方存。好個膽量如天左公子，跟定村中作惡人。忙忙只顧低頭走，兩邊水火好驚人。轉灣抹角多一會，到了深山草舍門。忽然水火都不見，一輪明月照山林。正是臘月十四日，玉兔東升寒氣生。

公子心中想道：『如何不見水火，想必拐到了前面一座荒山，一間草舍，一定是他家裏。我若跟他進去，知是如何，身畔又無兵器，不過幾塊石子，且不可猛闖虎口。』

公子想著，週迴看一株大樹在傍存。閃身樹後只一隱，張豹回身動手行。扯住如琴并若段，眼前只得二人身。

張豹口中稱奇怪，方纔拐到是三人。孝服孩童何去了，單單兩個到山林？上前就把柴門叩，渾家連叫兩三聲。童氏答聲稱來了，開門走出手提燈。

張豹道：「渾家我方纔自村中一連拐了三個小兒，眼看跟我到此，誰知霎時間就不見了一個，正是奇事。你且捉起兩個進去，快打個燈籠出來，找尋那一個要緊。」

童氏捉了人兩個，張豹回身去找尋。月光之下，週圍看看走到樹前，臨公子忙取青石塊，大如鵝卵，手中擒覷定張豹頭面，上一點流星，力作深拍的一聲，剛中目，眼珠打碎，痛攢心。張豹叫一聲「阿呀」，言方出口，未收聲。早又一石飛來到，雙目俱傷，血淋淋。連聲大叫「不好了」，手護雙睛，痛殺人。公子見他身不倒，再加石塊，又來臨。正中太陽一聲響，腦開頭眩，倒在塵。童氏在內聽得了，大驚失色，急回身，提了燈籠將跑去，眼前石塊似流星，中了左目中右目，大叫連聲倒在塵。這回喜殺英雄子，二人中石好傷情。猜他黑夜無處去，仍依舊路便回程。喚了一聲衆人到，拿住他們兩個人。公子移步忙走出，月光滿地亮如銀。見拐子夫婦哀聲叫，倒在塵埃難起身。維明轉步回原路，心性通明記得清。轉灣抹角忙忙走，要回店內呼家人。看看約有三里路，忽見火把還分明。一簇約有人數十，遙聞叫喚大爺身。公子聞聲忙立住，分明都是自家人。此時不覺心大喜，忙忙趨步上前行。高叫「左書」，吾在此喜壞忠心老僕身。領衆趕上來擁住，「大爺呵！幾乎嚇殺老奴身，日落西山來尋起，一行脚步未曾停。不想大爺走得如此遠，還有兩個書童那裏存？」

公子笑道：「左書却是做夢一般，我獨自一人到此何幹？」遂將那遇着拐子如何迷路，如何打傷二人之事，對衆說了一遍。如今那拐子現在瞎了雙目，料想脫逃不去，你等快隨我來，拿他兩個回去。

衆人聽了如此話，個個心中驚又喜。不想大爺年雖幼，膽量機謀這樣深。人人不枉稱奇怪，隨了年輕小主人。轉灣抹角忙忙走，無多一刻到山林。